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六十一回 衣冠獸垂涎親甥女

這一日正是三月十五日，乃是趙通的生日。廚房中安排酒宴，大廳上扮演大戲。親戚朋友與那些混星走狗，全來慶壽。轎馬盈門，鼓樂喧天，好生熱鬧！趙通在大廳上相陪男客，王氏在後邊款待女眷。家童小子僕婦丫環來來往往，就似穿梭一般。早席已完，戲唱的是全本《壽榮華》。鑼鼓一住，堂客起席更衣，官客往後邊書房間坐吃茶。王氏帶著二八侍妾，陪著諸親的女眷在後花園內散步閒遊，看那三春花柳。

王氏帶領眾侍妾，接著那，女眷花園散步行。一個個說說笑笑穿芳逕，步搖環佩響叮叮。此時正逢三月半，百花頻放笑春風。真乃是：天開圖畫春光好，良辰美景樂無窮。書中按下眾女眷，再把那，萬惡的囚徒明一明。前邊摺下眾官客，這個賊，躡足潛蹤往後行。一直不上別處去，暗暗地，溜進花園夾壁中。偷觀順著那玲瓏，諸親六眷美芳容。但則見，滿園都是多嬌女，各自風流大不同。這一個，青衫綠襖紅裙襯，舉止端莊不輕狂。那一個，綠柳蔭中搖春扇，手扶花枝長笑容。一個個，雖有百美千嬌體，看起來，俱是尋常一數同。這個賊，復望碧桃花下看，瞧見了，絕色超群女俊英：上穿鬆綠緋花襖，羅裙八幅繫腰中。尖尖玉指擎湘扇，如春筍粉妝成。裙邊微露金蓮小，一點風逗三寸紅。枝好似風前柳，輕盈體態動人情。兩道蛾眉如新月，一雙俊眼似明星。糯米銀牙含碎玉，櫻桃小口一擰擰。芙蓉粉面吹彈破，鼻如懸膽一樣同。烏雲挽就蘇州髻，真是閨中女俊英！惡賊越看心越愛，不由似醉出啞聲。趙通正在著魔處，只見那，多嬌女子轉身形。燕語嬌音尊聲「母，這一枝碧桃開得精！」有一個，半老佳人忙答應，上前來，用手掐來掌上擎。惡賊留神觀仔細，腹內吃驚說「了不成！」

趙通看罷，不由得吃一大驚，把一片滾熱心腸，化了冰冷。

列位，你道花下女子是誰？原來是他嫡親外甥媳婦！」趙通本是姐弟三個，方才掐碧桃的那個年老佳人，就是趙通姐姐。這位姑娘居長，做山西布政司的第二，惡賊趙通第三。這位姑娘生性賢德，父母在日，許配江寧府城東八里莊張舉人為妻。張舉人中年去世，故此孀居了十有餘年，年將半百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叫張賓，也是饜門中飽學的一個秀士，年方二十一歲；娶的這位娘子，乃是北鄉里杜貢生之女，乳名叫杜媚娘，生得天姿國色，絕世無雙，年方十九歲。今日跟了婆婆來與母舅慶壽，早席之後，一同眾女眷一同在花園散步，夾牆中不想惡賊看在眼內，後來才認出是自己外甥媳婦。他的姐姐現在花園，外甥又在前廳。

趙通看罷，不由得滿心下為難，說：「此事如何下手？」

惡賊左思右想，為難多會，把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常言道「色膽包天」，這句話真不錯。趙通把心一橫：「必須如此這般，管叫他難逃吾手！不怕他不屈體相從。只要做得機密，『外人哪裡知道？』惡賊主意已定，退步翻身，出了夾壁。

惡棍趙通行毒計，下回書，苦壞杜氏女俊英。趙通回到前邊去，相陪親友飲劉伶。不多一時天色晚，眾人告辭轉家中。各家女眷也散去，剩下婆媳兩個人。還有張賓也沒走，皆因是，至親與眾大不同。趙通定下牢籠計，吩咐那，手下家奴四五名：「我今有件要緊事，非你幾個萬不能！我白日，瞧見杜氏容貌美，把我的，魂靈勾去上九重。

今日你們別怠慢，必須如此這樣行。」

話不可重敘，書要剪斷為妙。趙通定計，叫家奴扮作了幾個強盜，暗自跟在杜氏婆媳轎後。到了曠野之處，一齊動手，將轎夫趕散，把杜氏的轎子搶回，抬至趙通的家中，將媚娘囚在暗室之中，使人看守，不必再表。

且說杜氏的婆婆，和他丈夫張賓，見幾個強人，打著臉子，拿著刀槍，自稱是「山大王」，硬將妻子搶去。嚇得他栽下坐騎，倒在塵埃，昏迷不醒。把馬也嚇驚咧，跑了個無影無蹤。

抬他母親的轎夫，也嚇得將轎子扔在地下，一齊跑了。及至母子醒轉過來，杜媚娘的轎子與那一伙強盜，蹤影全無！張賓無奈，攙著他母親趙氏，少不得扎掙著，逕奔八里莊大路而行。

雖然離家剩了四五里，只走到二更多天才到家。母子二人進房，痛哭一場，將淚痕止住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到了第二天清晨，母子二人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一面使人去往趙通家裡送信，一面商議著江寧府劉大人衙中去告狀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清官爺劉大人，堂前判斷了金寡婦這一案，退堂後，到了內書房坐下，張祿獻茶，茶罷擱盞，擺上飯來。大人用完，張祿撤下傢伙。天色將晚，秉上燈燭，一夜不提。到了次日早旦清晨，劉大人起來淨面更衣，茶酒飯罷，立刻升堂。眾役喊堂已畢，兩旁侍立。劉大人才要判斷民詞，忽聽外面有喊冤之聲，叫進角門，來至堂前跪下，說：「青天大人在上，生員有白不白之冤，叩求公祖與生員做主！」說罷，將呈詞兩手高擎。

劉大人聞聽，往下觀看。劉大人聞聽往下看，打量下邊那書生：年紀未必有三十歲，不過在，二十二三正年輕。藍布袍兒正可體，四塊瓦的褂子是皂青。剪絨帽子上戴，龍抱柱纓子血點紅。

因上堂，瞧見是白布鞋，青緞子治公足下登。大人看罷時多會，吩咐「接狀我看分明。」書吏答應朝下走，接過狀詞往上行。雙手放在公案上，清官爺，用手接來把二目睜。

上寫著：「生員家住江寧府，離城八里有門庭。我父名叫張朋舉，不幸中年把命坑。生員今年二十二歲，張賓就是我的名。也是我的時運敗，平地風波大禍生。這一天，正逢三月十五日，沙河驛，去與母舅慶生辰。一日宴罷天將晚，諸親席散各回程。生員也就回家轉，夫妻母子一同行。

出了沙河驛不遠，到了荒郊曠野中。那天剛有初更鼓，遇見了，一伙強人把路橫。一個個，神頭鬼臉形容惡，手執刀槍繞眼明。只聽他，「啗溜啗嚕」說著話，聲聲只要買路錢。誰知他，一槍紮傷我坐下馬，我的那，能行負難亂奔騰，將我摔在塵埃地，險些把殘生性命坑。及至甦醒明白了，帶轎連人不見蹤。生員萬分無其奈，才敢到，大人台前把冤鳴。」劉大人，聞聽看罷狀詞話，腹內思量說「了不成！」